

专访 | 赵博：金字塔和雪林

SGA：毕业至今，您的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极具迷惑性和绚烂感、悲剧性的系列，到后来的孤舟、冷酷仙境、数字森林等。在您看来，这几个系列有什么分别？其中您着重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

赵博：对我来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在各个阶段生命体验的某种溢出，是一种能量的投射。从创作上来说，可能202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划分的节点。

2020年之前，我感觉还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相对蓬勃发展的时期。那种系统化的，快节奏的，纷繁庞大的现代社会景观不断地冲击着我的体验，总觉得自身要被这光雾弥漫的世界吞噬。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这一切戛然而止。这个世界再次彰显了他的诡异和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个体重新回到历史之中，每个人仿佛都被卷入其中，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这段时间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重新观看自己的创作，可以拉开距离来凝视自己的生活。中国传统绘画的宇宙观和美学也在逐渐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绘画语言。仿佛心理上的那个理念的世界在逐渐地搭建起来……孤舟，数字森林等系列作品的出现，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些系列各有不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让我体验到了自身的艺术语言和内心的理念世界二者之间的契合从而产生的那种自由感，这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

SGA：您经常描绘老虎、狮子等动物，在新作中也有长颈鹿等。您想表达什么？这其中有什么隐喻吗？

赵博：从东西方古典绘画到现当代绘画的历史，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和隐喻。我在小学期间学过几年国画，中国传统绘画本身就习惯于描绘各种动物作为题材来创作，比如老虎，雄鹰等等。不知道是否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的时候直接描绘人类生活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总是习惯用各种其他的物象来传达在现实世界的生命体验中所感受到的某种结构上的真实。有时人的缺席恰恰能够证明人的在场，当你把具体的人的形象抽离出画面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加准确地传达我想要的感受。

SGA：在您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元素，比如金字塔、皮划艇等，其含义是什么？

赵博：作品里的元素很多都来自于我真实的生活环境，比如我家周边的常见的景色，曾经看的电影，书籍，杂志图片等等。金字塔本身是古迹，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已经把它变成了旅游胜地，也出现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它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就好像每天生活所要面对的这个现代化的极其庞大的社会系统。我们每天都会和这个庞大的系统进行交互，比如你使用智能手机，其背后的一整套我们无从想象的庞大的算法在支配着这个系统与每一个个体产生交流。

我家附近有一条河，同时也是国家赛艇训练基地，在日常散步或者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许多皮划艇穿梭在这条河上进行训练，所以说这是我日常能看到的一个图景。船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载体，已经在文学和绘画作品里被不断地描述，同时皮划艇又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工业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商业旅游和救援行动中，它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我对描绘我所生活的这个现代社会的景观有着巨大的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皮划艇作为画面的一部分。

SGA: 雪林是您非常经典的视觉元素, 这个元素从何而来?

赵博: 我一直生活在沈阳, 家的附近和工作室旁边总有一片树林, 冬天的时候寒林雪景是非常常见的北方风景。最开始画这些雪景, 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的选择, 但当你长时间地描绘或者观看这些风景的时候, 它慢慢的会和你的精神世界产生某种联系, 它不再只是一个物理性的场景, 更像是一个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共生的场域, 是一个专属于我的理念的王国。

2020 年之后, 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绘画的审美经验和宇宙观在逐渐影响我的创作。雪景一直是中国古典绘画的重要题材, 仿佛被赋予了超然的想象, 也诞生了许多名家力作。这些作品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当中, 变成了文化母体的一部分, 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养分和灵感来源。雪景绘画的创作也使得我和我自身的文化母体产生了更加深入的连接。

SGA: 在孤舟系列中有很多紫色等绚丽的颜色。这样的描绘有何思考?

赵博: 我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当中, 虚拟世界的框架早已搭建完毕, 并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人类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绚烂迷幻的仙境, 海量的信息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感官系统。某些作品里的绚丽色彩, 可能就是对我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最直接的回应。

SGA: 为什么对绘画性如此坚持?

赵博: 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 大数据算法已经完全颠覆了旧世界。我们接受信息, 处理信息, 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主体性已经处在崩塌的边缘。有时候我就想: 绘画还有意义吗? 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今天已经显得脆弱且无用了。

我理解的所谓的绘画性就是颜料和身体与布面的接触, 是人类在画布上留下的充满主观性的痕迹。这些笨拙的痕迹会不会是绘画最后的尊严呢? 虽然它相当缓慢笨拙, 但有其自身的精神性的存在。这也可能是绘画最后的价值所在, 是人之为人的佐证之一, 我想我应该捍卫它。

SGA: 在绘画性外, 您也会充分利用综合材料和现成品创作, 比如作品中常见的瓦楞纸构成的 0 和 1 等。为什么会利用这些材料? 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赵博: 我选择的这些材料, 许多都是无用之物, 是现代生活的排泄物和废弃品, 它们作为垃圾被随意扔掉或处理, 比如咖啡残渣或者快递的外包装。但我认为这些材料作为现代生活的副产品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观念属性。我把它们收集起来, 通过我的双手重新制作, 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 这种转换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精神性, 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延展和可能。

SGA: 什么样的情感或事件会激起您的创作欲望?

赵博: 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感受到了一种结构上的真实感。这种结构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

沉淀下来的对生活事件的感知，而非视觉上的。比如，我有件作品中的老虎形象的灵感来自于我去年和家人去长隆野生动物园的旅行。动物园内有一个虎园，其中有一个老虎扑食活鸡鸭的节目。观众在玻璃窗外观看，当时围了很多人，拿着手机在拍照。虎扑完后，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去发朋友圈。这个场景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完全发生改变。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虚拟社会和现实世界交织的时代了，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展现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一切会带给我们什么，人们并不知道。但是你会突然受到结构上的刺激，这对每个个体的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要直面这些改变，而不是需要去到所谓的远方，或是去找一个异域文化去承载。当代艺术需要面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张力，张力往往隐藏在一些非常日常的景观里。艺术家要保持这种感受的全敞开状态以及敏感性。那么，创作灵感就会在无意间来临，可能就会感受到现代性里，人的存在位置。

SGA：您的创作环境是怎样的？

赵博：我的创作环境相对比较安静。我有时候会出去走走，让思维活跃一点，有的时候也会抽时间听一些比较严肃的大部头音乐。我是一个在电影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作品中很多的元素都来自于电影，比如多元素聚集来自于侯孝贤的长镜头，好莱坞的强视觉冲击的经验也会影响我的审美。我很喜欢有力量但又非常细腻，既直观又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跟人产生这种情感上的联系，而不是一个完全学术化的或者一种纯粹研究式的作品。无论你要表达的思想是多么复杂深刻，作为绘画，它应该直接跟人的神经系统发生共鸣，这是我的选择。

SGA：您的一天如何度过？

赵博：最近的状态准确来说，就是每天在工作室里长时间的发呆。因为我每次做完一个比较大的个展，都仿佛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某一部分被掏空了，需要用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把它填满，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正常的话，我一般早上 8:00 多到工作室，做一杯咖啡，然后晒晒太阳或者看看自己最近的作品，然后开始工作，期间会听一些有声书或者音乐，午饭后会休息一会儿，然后一直工作到傍晚 6:00 多左右。每周会运动两到三次，因为绘画本身是跟身体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好的身体状况，会让你的所有天线保持敏锐和敞开状态。晚上通常会阅读一些书籍，看看电影或者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听一些古典音乐，比如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一遍埃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仿佛触及存在本身……总之我会保持一种适当的节奏感去生活，这对我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出去几天，去其他地方转一转，倒不是为了采风什么的，只是想去看看这个世界都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喜欢拉开一点距离去观看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SGA：您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工作室也在沈阳。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北京或上海从事艺术创作？

赵博：很多媒体采访会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原因。我是2007年毕业的，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处于井喷状态。2008年我创作了一批相对有一些面貌的作品，很顺利地都被收藏了。我攻读研究生是2009年，那时候我已经处于一种比较活跃的创作状态了，有自己的表达欲望，在校外也有工作室，也一直有相对固定的画廊合作，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留在沈阳了。

对我来说，北京或许机会更多，但也更加嘈杂。当然这都是我的想象，我没有真正长时间在北京生活过。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地域性的艺术家，我的作品还是聚焦于个体对现代人类的生活的观察，以及这种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反应。如果要谈沈阳这个地理位置对我的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它离北京、上海这种中心城市的物理距离会给我带来一种心理的距离感。这样可以让我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感觉，也是我的创作习惯。

SGA：下一步的创作有什么计划吗？

赵博：目前的几个系列，我会继续延伸。有的系列还处在刚刚开始摸索的阶段。对我来说，每个系列都是长期的工作，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束日期。他们会伴随着我的生命体验不断地生成和变化，是一种持续的思考，而不是要反复横跳。当时也可能会有新的系列诞生出来，但这也是长期思索和实践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沿着自己的脉络深入思考，然后去锤炼艺术语言的准确性和绘画本身的张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fZbmOX_fhwxTjYglGNdng